



高麗史

列傳

七十貳

リ 46
2809
72



特
明
以
6
2809
72



列傳卷第三十三

高麗史一百二十

9

平字

平字

三字上

憲矣王曹判書會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無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敬

牛三字下 尹紹宗

會宗

尹紹宗字憲叔贊成事致仕澤之孫恭愍朝擢魁科選補史官累轉為正言草疏陳時事曰皇天生民而不能使之各得其所必命聖人為之君以代治之故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而設官分職則代天工也本朝之制中書則

儿卜分行六

特
少
2809
72



列傳卷第三十三

高麗史一百二十

9

平字

字

三字上

憲矣王曹判書集賢殿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無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敬

牛三字下 尹紹宗

會宗

尹紹宗字憲叔贊成事致仕澤之孫恭愍朝擢魁科選補史官累轉為正言草疏陳時事曰皇天生民而不能使之各得其所必命聖人為之君以代治之故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而設官分職則代天工也本朝之制中書則

儿卜分行六

有令侍中平章叅政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也樞密則天之北斗也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郎官之微亦皆上應列宿故名器官爵非人君之自有乃天之所有而人君代設之者也人君不可以名器爲己之私有而妄與之而人臣亦不可不量其才德而敢居之也自昔帝王分天下之民爲四等曰士農工商農工商各世其業以供上惟士無所事也而入學讀書修身正家事君治民之道皆得學焉

而後官之是以公卿大夫未有不盡其職而人君代天之政成仲尼曰名器君之所司也不可以假人政亡則國家從之而亡蓋名器既輕則朝廷不嚴而王室卑王室卑則小人生陵慢之心民志不定上下不辨而社稷危矣我祖宗非能則不使在職非賢則不使在位有罪必誅無功不賞是以愚不肖者不得在官而百官正矣慶陵之入朝也中官李大順有寵於世祖請授其兄別將慶陵曰汝兄

伍尉也越散負授別將非祖宗法也大順言
於世祖曰願諭我王帝曰官人有法制國有
君朕何與焉汝其自請之則我祖宗之重名
器古未有也自辛五癸卯以來國用不足以
官爵爲賞功之物於是小人濫冒軍功因緣
賄賂不次超授其源一開至于今日商賈工
匠公私奴隸皆得爲官羊頭狗尾布川中外
褻慢名器污穢天工人人視朝廷官爵如土
芥皆欲俯拾至有中郎將掃牛下奉翊真一

匹之謗蓋言名器之甚賤也由是雖以五尉
而至散負散負而爲中郎將亦不喜也平時
如此萬有危急之難殿下復將何物以賞之
而勸以立功耶願自今非有軍功才德則雖
近倖者不妄授以官使工匠商賈各安其業
毋使賤人污穢朝廷則民志有定上下有辨
朝廷有嚴而王室尊矣臣聞諸葛孔明有言
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自古及今治亂興

亡之分決於人主所親信之得失耳殿下當
天下危亂國家厄會之時深居九重或一月
不聽政親近頑童群小而宰接宰相耆德彼
頑童群小唯知逢迎上意承順顏色其所事
者不過鷹犬飲食男女之間而已殿下樂其
和順而日與之親豈不大爲盛德之累乎宮
禁嚴肅非雜類所得而窺也今也群小出入
自恣大內不嚴大內既不嚴則主上安得而
獨尊哉代言金興慶不學墻面唯唯諾諾非

獻替啓沃之資也殿下悅其敏給阿順使出
納教命進退士大夫一國之事皆先關白興
慶然後得達宸聰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安
知他日不有李斯趙高之禍哉伏見三月朔
日有食之近年賊眈用事而七月日食七月
者三陰之月也而且有眈不測之謀今三月
五陽之月也陽甚盛而一陰獨存能勝太陽
此非小變也臣下必有蔽惑主上者君子道
消白小人道長矣願殿下畏天變而改興慶

之權不使與國政黜群小之在內者毋深居九重毋日晏不起毋獨任一臣日接宰相耆德忠直之士力行祖宗之仁政則社稷之福也臣聞養天民者興殘天民者亡是以人主受天命而立天位則必上順天心以養天民如父母之愛赤子然後民心附而天命固焉太祖當泰封奢虐之際奉天討罪誅除群兇愛養民生衣服取其禦寒暑宮室期於庇風雨深仁厚澤涵育元元列祖相承咸以儉德

養民爲心景靈殿孝思觀顯毅二陵其制度儉小不爲奢麗此皆子孫之所當法也殿下卽位于今二十有三年適當厄會國步多難賊眈用事包藏異心蔽惑聖聰斷喪國脉遂使殿下興仁熙殿之役槌百姓之髓朘百姓之膏輸材鼓冶供給之費日以萬計辦事之吏暴於猛虎督責之令疾於風雨中外之民困於力役三農失時老弱失養而父母妻子不相自保倉廩無半月之儲百姓無十日之

四八
接宰
489

之權不使與國政黜群小之在內者毋深居九重毋日晏不起毋獨任一臣日接宰相耆德忠直之士力行祖宗之仁政則社稷之福也臣聞養天民者興殘天民者亡是以人主受天命而立天位則必上順天心以養天民如父母之愛赤子然後民心附而天命固焉太祖當泰封奢虐之際奉天討罪誅除群兇愛養民生衣服取其禦寒暑宮室期於庇風雨深仁厚澤涵育元元列祖相承咸以儉德

養民爲心景靈殿孝思觀顯毅二陵其制度儉小不爲奢麗此皆子孫之所當法也殿下卽位于今二十有三年適當厄會國步多難賊眈用事包藏異心蔽惑聖聰斷喪國脉遂使殿下興仁熙殿之役槌百姓之髓朘百姓之膏輸材鼓冶供給之費日以萬計辦事之吏暴於猛虎督責之令疾於風雨中外之民困於力役三農失時老弱失養而父母妻子不相自保倉廩無半月之儲百姓無十日之

糧五道兩界積年所儲之軍須俱竭於供給而亦不足矣三韓嗷嗷歸怨賊眈六年之間大水大旱百萬生靈如在湯水之中而畏眈之威不敢出諸其口垂頭拱手號訴于天地曰是役也皆賊眈及中官廣大從史而爲之也眈旣伏誅役猶未已民又怨之曰是役也眈雖首唱實廣大欲固富貴而力贊之三韓之民之怨廣大也甚於賊眈矣國家自庚寅以來東禦倭寇丙申以後北禦韃靼已亥辛

丑之戰吾民死亡者大半不三年又有癸卯之亂死亡又倍於辛丑矣已亥以至於今十五年間水旱相仍餓殍相望民之存者僅十之一羅慶二道連歲大饑而今年尤甚三月大寒四月不雨麥不成穗而種不入土吾民將何以生乎民者王之天食者民之天也民無食則死矣王者無民則奚以獨守國哉今京中倉庾空竭而兩界五道又饑饉不幸有辛丑癸卯之變則將何以備軍餉乎百姓困

於土木困於賦歛冤怨通天不可遽解雖有
急難誰復有爲殿下効死哉嗚呼景靈殿太
祖皇考之別廟孝思觀太祖之真之所在顯
毅二陵太祖皇考之墓也而其制度比之仁
熙殿正陵則百分不及一矣吾東方天下號
爲禮義之邦而子孫后妃陵殿反過祖宗天
下後世以爲何如也殿下奈何以一后之故
取天下後世之笑乎且預凶事非禮也而廣
大欲興事固寵冒妄殿下預作石室聞者憤

歎以爲大不祥也而不忍言之今災異荐臻
百姓饑饉又非人主玩花卉之時也而廣大
乃作花園虧損殿下之德而離散民心其罪
固可斬也願殿下正廣大之罪斬于都市罷
陵殿石室之役壞花園以解天怒以弭民怨
疏未上獻納金允升知之與司議禹玄寶托
以紹宗累月在告曠職劾罷之辛禍初授典
校寺丞轉成均司藝改典儀副令藝文應教
紹宗不顧產業家甚貧知申事李存性白禍

賜米十碩移典校副令我
太祖回軍紹宗詣軍前因鄭地求見懷霍光
傳以獻其意欲復立王氏也辛昌立陞典校
令與同僚奏本朝舊制凡圓丘宗廟社稷山
陵真殿神祠祭享祝文道殿佛宇詞疏本寺
官一人每月輪直清齋寫進上齋沐親押天
地宗社則必親祀佛宇道殿神祠則或命大
臣攝行近以祈禳猥多或命正字小臣代押
其源一開今唯四時大享親押其餘則皆代

押甚違誠敬之義願遵祖宗舊制祝文詞疏
齋沐親押圓丘社稷宗廟藉田大享必皆親
祀朔望奠及凡祈禳擇大臣攝行御正殿親
授祝文詞疏昌從之又奏殿下既允臣等親
祀之請今大享宗廟乃以大臣充大尉是殿
下不欲親享也以謂禮文未備奠物未具耶
則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神明豈
以文之未備物之未具而并棄其誠也哉以
謂權署國事不敢主祀耶則舜之受終禹之

受命皆攝政也而率百官親格于文祖神宗之廟舜禹天下之大聖萬世帝王之所當法也殿下不法之臣等竊爲殿下惜之今殿下之不親享有三不可焉吾不與祭如不祭則是不誠也無疾病大故而燕居九重使臣攝行則是不敬也既許親祀下之兩府播之百姓未幾而有攝祭之命是示國人以不信也夫誠敬信三字人君之大寶也捨是三者能有其國者未之有也禮將祭散齋四日致齋

三日今殿下端拱日御經筵聞正道近正人則散齋固無嫌矣願自今日致齋思誠格于大廟躬服袞冕以告即位以申孝思昌下都堂議俄拜右司議大夫極論李仁任罪又與同舍許應閔開等復疏論仁任日暮不得上會疽發背請告應等寢其書紹宗遷大司成赴書筵以前疏進仁任族黨疾之至有欲殺者語在仁任傳紹宗在書筵上書曰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天命之性本善無惡人與堯

舜初無小異古之聖王固稟胎教及在襁褓
有保以保其身體而適起居之宜有畏慎之
心有傳以傳之德義而節嗜好之過防聞見
之非特選端士與之出入起居所見必正事
所聞必正言外物之誘無自入天性之真得
其養方寸之間受教之地澄淨無蔽故皆可
以爲堯舜矣臣竊見殿下受讀論語今十有
三月矣每日所新知者多不過三四字而已
尚或難讀以殿下明睿之資得於天稟其於

受學非不能也但由殿下暫御書筵須臾入
內狃於近習心繫外物而不在於書故也至
於近日怠學之端形於外師傅未退訓音未
通輒讀輒起俄稱御膳失時輒入於內聖學
何由而進聖德何由而明乎上王初立聰明
向學而姦臣爲盜國之計即罷經筵誤我上
王幾覆宗社殿下即位之初大臣以前朝爲
戒首開經帷以勸聖學以堯舜之聖望殿下
矣如或怠學則奈宗廟何奈生靈何今孟秋

吉傷穀風作害國家生民之大命上天之譴
莫大焉洪範云曰聖時風若曰蒙恒風若殿
下怠學之端見而咎徵之風應之天之以蒙
儆戒殿下豈不明甚哉古之時八歲而入小
學十歲而出就外傳居焉昔魯襄公年纔六
歲而出從天下諸侯之會同何嘗御膳必於
深宮之中乎昔程子為講官而上言曰人主
一日之內親寺人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願殿下

每朝問安慈闈之後出便殿進御膳命諸講
官館閣學士常侍左右從容宴語開說道理
至於日昃至於夜分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
背稼穡之艱難征戍之勞苦治亂之源興亡
之迹古今禮樂人物賢否日陳於前則上聽
積久自然通達習與性成堯舜同德比之常
在深宮之中熏染婦寺之邪化聖為蒙其益
豈不甚大哉嬖便近習之褻慢實害聖德之
良莠賢士大夫之薰陶乃養聖德之雨露凡

宮人內臣亦用程子經筵之奏並選年四十
五十已上厚重之人以備左右其年少者不
使進於左右以絕其導上邪私之原凡服御
器用以紂之象著玉盃爲戒以禹之惡衣服
爲法侈麗之物不進於前淺俗之言不接於
聽今領書筵知書筵古之大師大傳也侍讀
古之小師小傳也願自今正殿受讀之際知
書筵進則必爲之起避席受經退則亦爲之
起侍讀進退亦爲之避席改容以致尊師重

傳之意此所謂湯之於伊尹必學焉而後臣
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必學焉而後
臣之故不勞而霸者也養成聖德莫急於此
願殿下上念太祖五百年之垂統下念三韓
億兆之向望不罪微臣懇懇之言察納修省
以開千萬年之大平侍讀鄭道傳見之曰議
論切至深得告君之體恭讓即位以大同憲
趙浚薦爲左常侍經筵講讀官浚嘗從紹宗
學故有恩憐之舊凡有章疏紹宗皆具藁初

高麗史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紹宗嫉李崇仁才高又忌李穡譽崇仁而不
譽已及求興君獄起紹宗讒崇仁於浚欲殺
之紹宗與同列請誅邊安烈疏六上從之王
欲覽貞觀政要命鄭夢周講之紹宗進曰殿
下中興當以二帝三王為法唐太宗不足取
也請講大學衍義以闡帝王之治王然之初
禍之移江陵也門下評理尹虎柳曼殊簽書
密直禹洪壽同知密直俞光祐等押行又廢
昌之日商議門下府事崔元沘密直副使柳

龍生守宮門判慈惠府事鄭熙啓慈惠府尹
李恭靖王密直副使金仁贊知中事李行等
守傳國寶密直使姜淮伯知密直尹師德封
府庫王論其功賜虎等為功臣紹宗言賞罰
國之大柄不可濫也我太祖征伐四十年稱
功臣者止六人金樂金哲代太祖而死尚不
與六功臣之列今殿下既以ツバク
和寧伯等九人告廟行賞虎等之功人所未
聞請削之不聽復上疏爭之竟不從王遣吏

曹撻郎李滉迎曹溪僧粲英爲師紹宗與兼
大司憲成石璘等伏閣諫石璘曰釋氏以清
淨寂滅爲宗無補國家昔成湯師伊尹文王
師太公以致商周大平之治未聞以釋氏爲
師也紹宗曰殿下如欲求師有元老大臣在
何用僧爲遂退交章論奏曰綱常天下國家
之大本堯舜三代享國長久以臻至理由此
道也自漢明帝崇佛以來亂亡相繼至于梁
氏惑佛太甚宗廟以麵爲犧牲綵帛禁織鳥

獸之形卒致侯景之亂餓死臺城唐憲宗迎
佛骨于禁中刑部侍郎韓愈極言以爲自佛
氏入中國以來事之愈謹年代尤從憲宗不
聽未幾暴殂我太祖深懲積弊禁後代君臣
私作佛刹是時太師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
爲新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骨髓人人以爲
死生禍福悉佛所爲今三韓甫一人心未定
若遽去佛法必生反側乃作訓曰宜鑑新羅
多作佛事以至於亡聖祖所以拔誕妄之源

本期後王之繼述者至甚切矣臣等竊聞殿下將迎曹溪僧粲英于太內尊為王師臣等為殿下惜之三代帝王以論道經邦變理陰陽者為師故湯師伊尹伐夏救民以開六百年祀之商武王師太公鷹揚誅紂以開八百年之周姚秦以胡僧鳩摩羅什為師不旋踵而亡前元以蕃僧婆羅跋蹄為師及其季世以天子之尊奴事指空冀其福壽卒致應昌之敗佛之為教無父無君姚秦前元以五胡北

狄之俗不法帝王之治以毀綱常得罪於天以速亂亡今殿下中興方將作法垂範為聖子神孫億萬世之所遵今乃復襲胡狄之失乃以胡教為師有國家者立政立事循其名當責其實所謂師者師其道也釋氏以臣子背君父逃入山林寂滅為樂若師其法必髡三韓之民必絕九廟之祀然後稱其名耳願殿下勿以無君父者為師尊堯舜孔孟之道以開三韓太平之業疏上王勉從之英至崇

仁門臺省遣吏逐之不得入而還王罷臺省
面啓之法紹宗與同列上疏曰堯舜咨四岳
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嘉言罔攸伏尚慮下
情之或鬱而不達乃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又曰汝亦昌言三代聖王率由是
道咨于芻蕘工執藝事以諫有誹謗之木有
進善之旌匹夫匹婦之言皆達于上上下下交
而爲恭及周之衰謗者使監以止之遂失文
武之天下秦以忠諫者爲妖言而禁之至有

指鹿爲馬而莫有言者故得天下二世而亡
自漢迄元言路開則治且安言路閉則亂且
亡自異姓竊國以來臺諫緘口至於戊辰改
遼之舉而無一人言者此殿下之所親見也
殿下即位以來五日一視朝今臺諫面啓時
正得失三韓踏舞想望大平而今者乃令臺
諫勿復面啓豈不大爲中興之累乎一言喪
邦此之謂也願殿下更命臺諫面啓其餘各
司亦令各以其職進言以廣聰明以臻至理

又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不可頃刻而離左右也日者以辛禍父子事關大體殿下命臺諫往驗其狀此所以重宗社一時之權宜也因此遂分遣臺諫於外以虧殿下耳目之任甚非中興之美法也願自今毋令臺省出外以委繩愆責難之任從之王將幸長湍紹宗與石璘等上疏云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伏聞殿下將幸長湍閱戰艦此誠安不忘危之意然自異姓竊國以觀逸遊

田毒痛生靈惡聲聞于上國今賴天祐興復舊物宜以遊田爲戒乃何即位之初不修德政復徇僞朝之覆轍乎東作方興大駕之行千乘萬騎道路供億之費弊不可言若以緩急爲言則郊天拜陵耕藉田謁文廟在所當先願殿下姑停此舉以解國人之惑不允又上疏曰竊觀祖宗之制凡有所犯者不給田以礪士行自異姓竊國以來姦兇得志賣官鬻獄盡毀祖宗之法士大夫以土田臧獲自

成契券賂姦兒受官職以敗禮義廉恥之俗
殿下中興革私田以安民生給圭田以優仕
者意甚盛也反正之初宜崇節義戒貪邪一
新士習請令辨正都監收諸人所賂田民及
所鬻告身以礪風俗疏留不下遷紹宗爲禮
儀判書其餘臺諫亦遷他官以其彈劾不已
也紹宗嘗謂上護軍宋文中曰今ツク
李侍中不能進君子退小人若一朝墮於小
人之計悔何及哉沈德符等聞之告于王王

怒欲罪紹宗我

ツク

太祖請曰廷臣直言者惟紹宗耳不可罪之
代言李士涓亦曰紹宗屢上書皆不聽今遽
罪之外議必謂殿下惡直臣也王曰予旣除
紹宗高官人惡得而言哉ツク
李侍中功在社稷紹宗等敢辱之其可不罪
歟遂放于錦州初紹宗與友壻崔乙義爭臧
獲未決托辛禍嬖臣潘福海得之及爲常侍
喜論駁王甚惡之每舉托潘事訾之至是見

竄後錄回軍功賜田宥其罪諫官承鄭夢周
指喉上疏論劾削職遠流及夢周誅乃宥入
本朝拜兵曹典書修文殿學士同知春秋館
事卒子淮第會宗辛禡時登第累官至司宰
副令恭讓即位上疏曰玄陵上賓之後權臣
李仁任等以逆眈之子禡嗣我王氏九廟絕
祀者十有六年幸賴天祐王室既亡而復興
殿下宜深思明斷以辛禡父子告于祖廟而
斬于都市然後得以慰九廟之靈答臣民之

望而杜禍亂之源矣夫管叔兄也周公弟也
管叔與武庚流言倡亂周公誅而王室安焉
王莽篡位天下思漢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
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真子輿
而稱帝天下響應衆至數百萬光武困於滹
沱幾填於餓虎之喙然後能克而斬之以中
興帝室曹操盜漢家四百年之天下及其子
丕稱帝改元以據中夏諸葛亮相昭烈以圖
興漢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當獎率三軍北定

中原攘除姦兇復興漢室其志將欲繫頸曹
丕告于高祖光武之廟而斬之然後足以小
謝天下也當是時天下皆爲魏有而昭烈所
據之地唯叢爾之蜀耳作史者皆書曹丕之
年以序魏矣獨朱文公修綱目黜曹丕之年
而特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以正漢家之統
唐之則天后廢中宗而自立爲帝改國號曰
周欲傳天下於武氏唐已亡矣張柬之等舉
兵復中宗之位誅張易之張昌宗遷則天於

上陽宮復國號曰唐後之君子責柬之等不
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而討唐室之罪人乃
曰以武后至大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
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則足以慰在
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此
言深切而著明矣初二張之伏誅也洛州長
史薛季昶謂柬之等曰二兇雖誅產祿猶在
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曰大事已定彼
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

所矣謂賊武三思尚在故也既而中宗與韋
后復信用三思東之等五王果爲武三思所
殺天下悲之彼辛禍父子盜據王位卜有六
年姻親豪右布列中外萬一姦兇之徒推擁
而出則臣恐噬臍無及而殿下之大事去矣
周公之於管叔至親也而猶爲天下誅之則
天中宗之母也君子以不誅爲貴况今賊臣
之子孫非有管叔則天之親今既反正有何
所疑猶廩養而不誅以啓群邪之心乎其於

祖宗十六年絕祀之意何如其於季昶去草
之說何如夫天下之變常起於所忽終至於
不可得而制也其於殿下社稷之大計可不
爲深慮乎今在廷之臣孰不欲言之其不言
者恐其言之不行而有後悔也經曰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願
殿下與大臣謀於禁中以禍父子告于大廟
而誅之明示中外毋令再亂王室再毒生民
以垂萬世之統王從之會宗臣事禍昌職非

言官而上書請誅人有議者轉刑曹摠郎又
上疏曰國家運祚之長在乎人君積德累仁
培養邦本而已夫豈恃都城地勢之旺氣哉
盤庚之去耿以有河決之害大王之去邠以
有狄人之侵平王之東遷以有犬戎之亂今
無此數事而欲遷都漢陽物議驚駭胥動訛
言是殿下以江水赤沸太白晝見乃信讖緯
不經之言欲移蹕以避之殿下如欲弭災惟
當避殿減膳兢業小心下罪已之令以求直

言明其政刑愛養黎元而已僞禍惑邪臣之
言徙居漢陽貪殘之徒恣意誅求楊廣一道
爲之騷然今若移幸則修宮室備供儲將家
抽戶歛侍從百司宿衛臣庶將傾城以赴之
朝夕餽糗之不繼風霜雨露之無庇辛勤旅
次可勝言乎况今禾穀被野萬騎所至踐蹂
且盡漢陽吏民失其家室奔竄山谷披荊棘
刈蓬藿秋耕秋收又失其時臣恐民之受患
甚於禍時也又惑浮屠法貌之說重修演福

寺盡壞旁近人戶臣爲殿下不取願罷移都
黜法貺以副輿望昔晉惠帝時兩血太白晝
見天子與皇后見殺自是宗室相殘天下大
亂懷愍二帝終爲劉聰所虜夷狄亂華者數
百年唐高祖時太白晝見經天秦王殺太子
及齊王元吉太宗季年太白屢晝見而則天
廢中宗自立革唐稱周大殺唐之宗室社稷
幾亡天之垂戒豈偶然哉今春夏之交太白
屢晝見今又晝見經天者月餘天之所以戒

殿下者至矣殿下列花卉於宮中而日翫之
又欲遊幸漢陽臣恐祗懼之心有未至也願
以堯舜三王之心爲心以周公孔子之道爲
道不爲邪議之所惑務於實德則天意可回
而邦本可固矣

吳思忠字三下

吳思忠初名思正其先迎日縣人後徙寧遠
鎮登第累遷監察糾正歷獻納執義辛昌時
爲司議大夫上疏論復私田之弊從之又與

同列上書曰往者群姦秉權援引朋黨用舍顛倒骨鯁忠直之士指爲迂闊排而斥之貪邪諂諛之徒號稱賢能崇而陟之絕塞言路蒙蔽聰明邦家殄瘁幸賴天地宗社之靈群兇伏誅朝野廓清殿下初即大寶旁搜賢俊布列庶官大開言路芻蕘必採其禮樂制度之宜救時拯民之策臺省交章申奏殿下聽而行之然法雖立而民未見効革私田正經界之論巨室之所大忌有志之士勁直之言

邪黨之所深疾胥動浮言以惑衆聽中外噍噍此扇亂之漸也况天變屢見星纏失度霜降之餘迅雷不收立冬之後蒸霧發洩此二氣有乖之驗也臣等竊謂殿下當克謹天戒好學從諫修省於上群臣當各供其職無敢怠荒恐懼於下然後天變可消人釁不作能保無窮之業今也大臣每用樂宴飲供費十千實非敬天勤民憂灾恤變之道願自今迎餞上國使臣及勞慰有功將帥外凡中外公

私宴飲用樂痛行禁斷以謹天戒以節國用
以厚民生昌納之恭讓初與舍人趙璞等上
疏極論李穡曹敏修之罪又曰李仁任擁立
辛禡之罪亦殿下之所親見也請委諸憲司
斬棺瀦宅以聲其罪又曰三司右使金續命
倡爲未辨其母之說見黜而死公山府院君
李子松諫禍興師遂爲大戮請命攸司祭其
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命罷穡父子廢敏修
爲庶人又與璞等上疏曰今殿下上承

ツバク

四六
以誌

天子之命下應臣民之望撥亂反正紹我祖
聖既絕之大統廢辛禡父子爲庶人此則正
名分定民志以開萬世大平之時也昔衛君
待孔子爲政孔子欲先正名曰名不正則民
無所措手足矣漢呂后取宮妾子弘爲惠帝
嗣大尉周勃以弘非惠帝子而誅之迎立代
王以定民志以開四百年之大平唐則天后
廢其子中宗欲立異姓武三思爲太子丞相
張柬之誅則天之黨張易之昌宗等復立中

宗留三思以待中宗自誅之薛季昶等謂東
之曰去草不去根後必復生三凶雖誅三思
尚存公輩終無葬地矣若不早圖噬臍無及
東之等不從曰大事已定彼一三思猶机上
肉耳後三思果殺東之等而中宗亦遇弑矣
君子論之曰則天既得罪於唐之宗廟中宗
亦不得私於其母東之等既立中宗以則天
賜死而中宗以大義不與其議則可以解祖
宗之怒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亦孔子正名之

義也今一二大臣推戴殿下以繼恭愍王後
以正辛禍非恭愍王之子布告中外三韓億
兆之民相謂曰吾生復見太祖之孫矣往者
洪倫之亂之源及禍母般若之言之死亦殿
下之所明知也聖天子之所已聞也今李穡
心亦知其非於仁任擁立辛氏之際曾無一
言敏修立昌之時首倡定策今年又欲復立
辛禍其罪前疏未盡之矣今殿下既紹正統
李種學獨倡言於人曰玄陵既以禍封江寧

君而立府矣而又
天子爵命禍矣

コハルテツボク

李太祖何人敢違玄陵之命廢我驪興王乎
今殿下不正禍父子之罪以告大廟以定民
志又不正穡父子附禍昌之罪以絕群小之
陰謀則殿下亦不得一日安天位也或曰辛
氏父子

天子所知不可不待明降而正其罪是大不
然

天子既責三韓陪臣以異姓爲君矣又安有
二命乎且或上國欲存辛禍則未審殿下亦
可存而不定民志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
得而誅之先發後聞可也又何待於明降乎
仁任推戴辛氏之罪乃太祖列聖ノ入之靈
所共誅者也乃何不從臣等之請此而不誅
則是開萬世亂賊之門也宜令有司斬棺瀦
宅籍沒家產穡種學父子止於停職屬散則
萬世奸賊何所懲乎宜下攸司明正其罪李

崇仁河崙前爲仁任腹心後徇穡奸計以督
辛昌朝見而欲立辛禍以求絕列聖之血食
罪不容誅者也亦令攸司論罪又種學以立
昌爲父之功言於宦官李芬芬言於李琳之
女黨附李琳欲遂奸計願下芬于攸司鞫其
情狀以正其罪權近私拆
聖旨先示李琳又示李穡其心不在王氏明
矣旣而托以崇仁事上書被劾其閒亦未可
知上流遠方不正其罪則何以懲後世不忠

之臣乎前漢陽尹文達漢以琳姻戚居中用
事恣行不義琳之族屬已皆流竄而獨在輦
下請收職牒斥去外方於是潞仁任宅流穡
父子崇仁崙芬達漢又上疏曰宦寺本以宮
內掃除爲職無與外事至秦毀古制以趙高
爲中車府令而二世死於其手西漢以弘恭
爲中書令殺戮忠良而王莽篡曹節等用事
而東漢亡唐以仇士良爲中尉廢置人主宋
以童貫爲將帥陷二帝于女真前元院使用

事遂失天下古今之明鑑也在我祖宗之制
宦寺無官文廟之世時號太平我朝賢聖之
君也而宦寺給事不過十數人亦未嘗食祿
忠烈正朝亦不許參官至于玄陵使宦寺得
與兩府入衛之列卒致萬生之變亦殿下之
所親見也殿下即位復立內侍府階三品是
殿下以中興之主復蹈亡國之轍也願自今
宮中宦官給事者只給衣食罷內侍府不聽
遷成均大司成以其彈劾不已奪其言職也

尋判典校寺事諫官承鄭夢周指喉論趙浚
尹紹宗等請置極刑憲府乃劾思忠罪與紹
宗同乞并究理命削職遠流及夢周誅召還
任轉左常侍自此以後入
本朝

金子粹 字下

金子粹字純仲雞林府人恭愍末擢魁科授
德寧府注簿卒禍初爲正言時慶尚道都巡
問使曹敏修擊倭于密城斬數十級禍賜衣

酒及馬敏修上箋謝命子粹製回教子粹辭
曰敏修搃一道兵金海大丘之戰怯懦敗沒
多殺士卒密城小捷功不掩罪衣酒廐馬賞
已過矣又何回教且回教錄功績今敏修無
功可紀不敢奉命禍怒下子粹巡衛府命池
齋及大司憲河允源鞫之齋等欲坐以違旨
子粹曰先王置諫官所以補君之失也自古
王言有不可諫官諍之願諸公察國家置諫
官之意齋大怒欲杖流議于都堂諸相畏之

無敢出言密直副使李寶林曰子粹雖小儒
諫官也且所謂違旨者蓋如置人于東擅移
于西者也子粹之罪恐不得以此論都堂是
其言只請流之禍曰巡衛府已議其罪今復
可輕耶遂不聽右使金續命入白太后曰臣
武人不曉事然文臣皆言諫官雖忤旨不罪
者所以開言路也今子粹罪小不宜重論太
后乃謂禍曰子老經事多未聞杖辱諫官若
爾人皆杜口國事將日非矣於是免杖流于

全羅道突山戍齋等意子粹必與郎舍議又
流諫議大夫鄭寓于慶尚道竹林戍踰年許
從便給告身久之拜典校副令累遷判司宰
寺事恭讓朝除成均大司成世子左輔德上
書曰伏覩教書以天文示異責已甚切訪求
直言謹條狂妄之言殿下潛德著聞人心推
戴廓除異姓之禍光復祖宗之業皆奉玄陵
大妃之命而行之其主盟定策之功實殿下
之所由興三韓之所共賴故即位之始即封

王大妃以正位號獻冊寶甚盛典也殿下事
之之禮當厚於所生者自去年南幸之時以
至今日其於國大妃之殿親幸非一奉養亦
至獨於王大妃之殿會不一詣是狃於生育
之恩忽於承祧之重其可乎傳曰爲之後者
爲之子此古今之大義也王大妃萬世之後
亮陰之禮固所自盡生事之禮其可不盡心
乎願自今歲時伏臘必先詣王大妃殿以奉
寒暄然後詣國大妃殿以明大義近日設封

崇都監以冊王世子臣不能無感焉殿下未
受宣命而世子先受冊寶之禮其可乎傳曰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言先後之序不可亂也
待殿下親朝ツヅク

帝所受命而後徐議而行未爲晚也況今朝
廷使臣來徵良馬萬匹百司疲於奔命當此
之時強欲行封崇之禮恐未合於輿論也唐
韓愈言於憲宗曰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皆
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此之時未有佛法自漢

永平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
齊梁陳元魏以降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此非
韓子之臆說考之史冊瞭然可見殿下即位
之始修廣演福寺塔破民家三四十戶今又
大起浮屠屢興土木之役厥今農務方劇而
交州一道所木輸材人畜盡悴曾不小恤欲
以徼未可必得之冥福以貽現在生靈之實
禍爲民父母其可若是乎乞申降明勅以寢
其役以寬民力或者以爲役遊手之髡徒無

害也髡徒果枵腹而趨役乎糜費國用莫甚於此歛怨于民亦莫甚於此殿下即位以來其於大廟諸陵未聞有修葺營繕之舉而急於起塔是報本追遠之誠反不逮於求福利生之念矣豈非足爲盛德之一欠乎昔宋景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成王惑流言之讒而雷電以風由是觀之人君一心之得足以感天心一行之失足以召天變願殿下存心以居對越上帝雖居幽暗之中常若有臨之

者及其應接之際尤謹其念慮之萌視聽言動必以禮出入起居罔不敬而其處事不蔽於私欲不流於姑息則此心之敬足以感天心而消變異幹教化而興邦國矣又何必崇奉浮屠大起塔廟而後國祚靈長也哉况無若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亡神聖垂訓其可違耶浮屠之說猶不可信况恠誕荒幻之巫覡乎國中設立巫堂旣爲不經所謂別祈恩之處又不下十餘所四時之祭以至無時別

祭一年糜費不可殫記當祭之時雖禁酒之
今方嚴諸巫作隊托稱國行有司莫敢詰焉
故崇飲自若九街之上鼓吹歌舞靡所不爲
風俗不美斯爲甚矣乞明勅有司除祀典所
載外一禁淫祀痛斷諸巫出入宮掖以絕妖
妄以正風俗近日下教求言甚切然臣嘗見
臺省有言事者遽見天威或奪其見任或黜
之外寄或抑之下官臣恐求言之教雖切而
拒諫之念猶在也乞前日落職之臣一皆舉

用兩言之事一皆施行以勸將來則有志之
士孰不爲殿下盡言乎成均生員朴礎等亦
上疏曰伏惟國家自聖祖創業以來金枝玉
葉繼繼承承無墜厥緒者幾五百年于茲矣
中遭否運異姓之禍口不忍言惟我殿下以
神聖之資應天順人掃除凶豎不勞兵刃誕
受厥命克復宗社飛龍之初三韓億兆懽欣
拭目想望太平此正復古中興以致雍熙之
秋也臣等獲逢明時齒于胄學徒費廩祿踰

蒙聖恩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排斥異端者
有日矣然無路而不得行無位而不得達懷
憤鬱抑竊議私嘆得通上聽一悟聖心雖被
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今殿下發德音下明
旨開廣言路求言如渴臣等安敢嘿嘿以負
平生之志伏惟殿下更加優容不使盛朝有
讜言而受戮者乃國家之幸也臣等竊聞有
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

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禮義有所措此天下之達道古今之常經
不可須臾離也苟或廢焉者則覆載所不容
日月所不照鬼神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
所共誅也彼佛何人也以世嫡而叛其父絕
父子之親以匹夫而抗天子滅君臣之義以
男女居室為非道以男耕女織為不義絕生
生之道塞衣食之源欲以其道思以易天下
信如此焉則百年之後人類絕矣天行乎上

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惟草木禽獸魚鼈龍蛇而止爾三綱五常之道竟何寓其於間哉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類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威福刑德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以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桀之璇宮象廊紂之傾宮鹿臺楚靈之章華呂政之阿房不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嗚呼痛哉其誰正之必也上之人德修於已教成於下以明禮義使斯民知天理之所在然後可以正之矣洪惟我東方自新羅之季奉浮屠之法至於閭里比其塔廟佛氏之說洋洋乎盈耳

淪於肌膚浹於骨髓未可以義理曉也亦未
可以口舌辨也惟我太祖統三之初深懲積
弊禁後代君臣私立願利於是大師崔凝請
除佛法太祖以爲新羅之季佛氏之說入人
骨髓人人以爲死生禍福悉佛所爲今三韓
甫一人心未定若遽革佛氏必生駭心乃作
訓曰宜鑑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亡然則太
祖之垂訓於後世者至深切矣歷代君臣不
能體聖祖之遺意因循苟且營菴立塔無代

無之式至于今其弊滋甚爲人心世道計者
可不痛心哉傳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
不蠶或受之寒彼佛氏之徒不耕而飲食充
不蠶而衣裳具安居自養者不知其幾千百
萬由是而凍餓者不知幾何人矣彼雖飲風
吸露巢居野處爲國家者所當斥之者也况
坐華屋食精饌遊手而揖君親者其可一日
容於天地之間乎誠不共戴天者也奈何殿
下以英明之資惑於浮屠讖緯之說往遷于

南以國君之尊親幸檜菴以倡無父無君之教以成不忠不孝之俗以毀我三綱五常之典臣等爲殿下中興之美惜也且誕降之辰殿下宜率百官上壽太妃以示殿下中興孝理之盛德於三韓臣庶也此之不爲反遵胡教區區於拜僧供佛以沮臣庶中興至理之望可乎至者窮人之力歛人之怨演福塔廟之役中外嗷嗷士民缺望臣等未知所營之木鬼輸神轉歟所用之財天降地湧歟欲求

福於冥冥之中反貽患於昭昭之際臣等意一旦風塵再擾霜電荐臻沙彌不能操干戈塔廟不能饜飢饉昔後周壞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周興齊滅然則佛代之不能作禍福於人世者亦可知矣伏惟殿下法堯舜三代之所以興鑑齊陳梁蕭之所以亡上繼聖祖之遺意下副吾儒之素望使彼佛者勒還其鄉人其人以充兵賦廬其居以增戶口焚其書以求絕其根本所

給之田使軍資主之以贍軍餼所屬奴婢使
都官掌之以分各司各官其銅像銅器屬於
軍器寺以修甲兵其所用器皿屬於禮賓寺
以分各司各官然後教之以禮義養之以道
德不數年間民志定而教化行倉廩實而國
用周然則向之背君父毀人倫逆天理者將
去其舊染之汚以發其秉彝之良心知父子
君臣之倫知夫夫婦婦之道男耕女織以生
其生舍哺鼓腹以樂其樂致理之豐可以肩

三代而軼漢唐矣且今佞臣金璫以不肖之
資無知之見阿意順旨變亂是非欲興無父
無君之教以廢古今聖賢之道以爲太祖開
國皆蒙佛力指闢佛者爲太祖之罪人太祖
聖德神功順乎天而應乎人心同堯舜行法
湯武三韓之民其畏威也如雷霆其懷德也
如父母雖盡誅境內沙門如元魏盡鑄佛像
爲錢如周世宗彼佛者安能使太祖不能成
統合三韓之功乎我國家自庚寅癸巳而上

通儒名士多於中國故唐家以為君子之國
宋朝以為文物禮樂之邦題本國使臣下馬
所曰小中華之館自庚癸之後不死兵亂則
逃入山林通儒名士百無一二存者彼學佛
者始倡邪說上誣群臣下誑愚民乃作太祖
九世之像曰太祖前身某生為某院主某生
作某塔某生造某經至曰某生太祖為某寺
之牛至某生乃得王位上賓之後今為某菩
薩成書開板藏于深山以欺萬世玄陵見之

深加敬信於是內佛堂之法席演福寺之文
殊會講經飯僧至屈千乘之尊拜髡為師親
執弟子之禮至于甲寅未蒙事佛之福臣等
未知太祖九世像釋迦達摩復生於東方親
見太祖於天堂佛刹而作此像歟太祖前身
為牛為院主之時親見者何僧歟彼之邪說
誣上以太祖為牛此豈聖子神孫之所可開
口者也嗚呼正學不明人心不正不修德而
惟福之是求不知道而惟怪之欲聞豈不痛

哉豈不惜哉自孟子闢楊墨尊孔氏以來漢之董子唐之韓子宋朝之程朱子皆扶斯道闢異端爲天下萬世之君子也王安石張天覺等興佛教易風俗而爲天下萬世之小人也若董韓程朱之輩安石天覺之徒並生於今日則殿下用董韓程朱爲天下萬世之法歟用安石天覺倡夷狄禽獸之教歟臣等未敢知也殿下若遵安石天覺之所好髡三韓之民棄國棄家弊屣王位入山求佛則納金

璫之言可也若遵董韓程朱之學以正人心明人倫去民之蝨賊以興堯舜三代之理以光中興與天無疆之業則彼金璫者當輟諸都市以示三韓萬世中興大聖人之不惑於邪說可也殿下以金璫爲忠於國家之臣則禍昌父子絕我太祖列聖三十一代之祀之時彼璫者能立興復王氏之策乎兼大司成鄭道傳發揮天人性命之淵源倡鳴孔孟程朱之道學闢浮屠百代之誑誘開三韓千古

之迷惑斥異端息邪說明天理而正人心吾
東方真儒一人而已是上天授殿下以臯陶
伊傅之佐以興堯舜三代之盛於中興之日
也殿下以道傳闢佛之策爲祖宗之罪人歟
金璵奉佛之說爲殿下之忠臣歟臣等亦未
敢知也殿下疑道傳之正學信金璵之邪說
則豈不取笑於天下見譏於萬世哉此臣等
所以敢言也爲理之本捨正人心可以哉蓋
人心之趨向不正則其本亡矣雖有屑屑於

事爲之未皆苟而已未有源未潔而流清者
也亦未有本未固而末茂者也故臣等獨以
闢異端爲正人心之本獻焉伏惟殿下萬機
之暇特留宸念舉而行之非特當今之幸抑
亦永有辭于萬世矣若殿下以臣等之言勿
以爲迂採而納之臣等更爲殿下陳理道之
萬一䟽上王大怒初司藝柳伯淳知礎等將
上䟽招諸生止之曰天下旣廣雖有異端何
害吾道生負尹向曰天下安有二道伯淳曰

諸生之志則大矣雖上書王必不聽何補於
治向曰孟子云吾君不能謂之賊吾輩雖不
才安敢背前賢之格言受賊君之名哉伯淳
竟不能禁唯礎向及韓臯許遲金繕李子撰
等十五人上書餘皆不從伯淳又言於知申
事成石瑤曰礎等疏請勿上聞礎等知之議
欲不受業子粹等惡其無禮博士金貂金祖
學正鄭包學錄黃喜等以生貧徐復禮不署
名於疏鳴鼓黜之子粹等又怒紹等不告長

官擅黜生貧因貂等家奴召復禮還入學及
子粹赴衙貂等不庭迎子粹上箋辭職略曰
臣斗筭淺量樗櫟微材曾忝言官旋竄邊陲
之遠暫爲郡守遽懼縲紲之拘每因事而徑
情反招尤而速禍夤緣驟貴超拜大司成榮
幸逾涯又兼左輔德既尸素而曠職宜引退
而避賢况爲下官之侵陵能不中心之羞愧
君子貴於見幾小臣安於知止伏望賜以俞
音遂其愚抱不允下貂等于巡軍尋釋之未

幾判典校寺事轉左常侍與同列上疏曰年
前ツバク

朝廷所遣宦官十人皆是本國之人乃有僥
倖冒進之徒或依倡妓或聯親戚邀請官爵
殿下一皆曲從真差添設動以百數名器之
濫廉恥之喪一至於此乞付攸司盡奪其職
以儆後來又三司官數至十五署祿牌外無
餘事自今凡中外錢穀出納先報都評議使
司使司移文三司使精核會計量入爲出則

庶幾財用有所撙節且無曠官之誚矣王從
之尋拜刑曹判書自此以後入ツバク
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三

4

幾判典校寺事轉左常侍與同列上疏曰年
前ツヅク

朝廷所遣宦官十人皆是本國之人乃有僥
倖冒進之徒或依倡妓或聯親戚邀請官爵
殿下一皆曲從真差添設動以百數名器之
濫廉恥之喪一至於此乞付攸司盡奪其職
以儆後來又三司官數至十五署祿牌外無
餘事自今凡中外錢穀出納先報都評議使
司使司移文三司使精核會計量入爲出則

庶幾財用有所撙節且無曠官之謂矣王從
之尋拜刑曹判書自此以後入ツヅク
本朝

列傳卷第三十三

4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0 horizontal rows, mostly blank.

9

列傳卷第三十四 高麗史一百二十一

平字

平字

平字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良吏 4. 二字下

高麗太祖初定三韓事尚草創未遑置州縣
官成宗始分十道定郡縣置守令自是厥後
遣廉問黜陟之使屢下勸農蠲租之詔宜若
良吏輩出而今見於史者惟庾碩以下數人
豈史逸而不傳耶此數人者或以清慎律已

高麗史卷三十四

或以仁厚撫民俱有遺愛可謂不愧於古之良吏矣作良吏傳

庾碩

字字下

庾碩平章事弼曾孫高宗初擢魁科籍內侍累遷閣門通事舍人歷忠清全羅二道按察東南道都指揮副使皆有聲績後爲安東都護副使時巡問使宋國瞻移牒於碩令修山城又牒與判官申著同議著素貪污碩恥與共事所牒事皆委著日與儒士嘯咏而已著

嘆之訐于崔怡曰修城大事也副使不留意狀兵若來必敗怡流碩于岩墮島將行老幼遮道號哭曰天乎我公何罪公去我何生爲攀挽使不得行押送別抄呵叱路得開妻携子女以行私馬只三匹或有徒行者邑人泣請留一日不得出騶從護送妻辭曰家公流配妻子皆罪人也何煩人馬邑人固請竟不許邑人嘆曰非夫人豈得配我公復起爲東北面兵馬使先是有一兵馬使始以江瑤柱

魏怡遂爲常例江瑤柱海物出龍津縣捕之甚艱邑民五十餘戶因之失業逃散幾盡碩一禁絕之流亡盡還時守令爭事侵漁以媚權貴碩移牒禁之有忌碩者取牒示怡怡曰碩不餽我足矣何苦禁道內東北人感碩清德呼爲父母秩滿當還請借三年召拜禮賓卿爲蒙古使館伴譯者以失禮告怡乃配蓮花島崔沆襲權欲收人望召知刑部事有上將軍金寶鼎欲奪人奴婢訟之碩立辨其僞

寶鼎恐之又大將軍李輔與一進士爭奴婢誣告進士辱罵我碩訊知其妄不問輔恚曰尚書右同風一小儒不顧重房三品官乎碩曰若謂我護一儒士者大將軍可盡護一國軍卒乎輔深銜之二人交訴于沆貶安北都護副使碩季女稍解書獻詩于沆乞留父沆慰諭之因與穀帛碩至安北數月而卒性剛直清白不阿權貴屢以微過見斥執節不小屈後朴惟氏守安東自謂爲政不下於碩嘗

獨坐郡齋見一小吏質慎者語曰咫尺之地障以藩籬耳目莫得見聞况處一堂欲察四境之內不亦難哉今得無姦吏弄法窮民飲恨者乎小吏曰自官之來民不見吏吏之弄法有不及知民之飲恨未之聞也惟氏又語曰民以我何如庾使君小吏曰民稱庾使君有聞然後語亦及之惟氏慙服碩曾祖母睿宗後宮出也睿宗嘗幸西都平州吏女在道左觀之姿甚艷睿宗召入生女遂嫁弼以國

庶之後不得踐臺諫政曹

王諧 失三字下

王諧父惟禮賓卿諧少登第累遷監察御史守法不撓高宗朝由少府少監出按慶尚激揚清濁一道畏服崔怡子僧萬宗萬全蓄米五十餘萬石取息於民分遣門徒催徵甚酷民盡輸所有租稅屢闕諧令曰民未納稅先督私債者罪之於是二僧之徒不敢肆租稅得以時輸後爲晉州副使吏畏民懷及遷東

都留守晉民涕泣願留遂懇乞于朝曰借我
王君一年乃復舊任諧沈毅剛正清白有大
節凡所計畫無不便民三十三年卒聞者驚
歎曰國之重寶去矣

金之錫

四字下

金之錫未詳其世係高宗末爲濟州副使州
俗男年十五以上歲貢豆一斛衙吏數百人
各歲貢馬一匹副使判官分受之以故守宰
雖貧者皆致富有井竒李著二人嘗守是州

俱坐贓免之錫到州日即蠲貢豆馬選廉吏
十人以充衙吏政清如水吏民懷服先是有
慶世封者守濟州亦以清白稱州人曰前有
世封後有之錫

崔碩

四字下

崔碩忠烈朝人登第累遷昇平府使秩滿入
爲秘書郎昇平故事每太守替還必贈馬八
匹俸七匹法曹六匹惟所擇及碩替還邑人
進馬請擇良碩笑曰馬能到京足矣何擇爲

至家歸其馬邑人不受碩曰吾守汝邑有馬
生駒帶來是我之貪也汝今不受豈知我之
貪而爲貌倅耶并其駒授之自是其弊遂絕
邑人頌德立石號八馬碑

鄭云敬

四字下

鄭云敬奉化縣人忠肅朝登第補尚州司錄
有誣告龍宮監務賊者按廉遣云敬鞠之云
敬至龍宮見監務不問而還曰吏之貪污雖
曰惡德非才足以弄法威足以畏人者不能

今監務老且不勝任誰肯賂乎按廉果知其
誣嘆曰近官吏尚苛酷司錄誠長者也州有
宦者得幸天子奉使來欲加以非禮云敬即
弃官去宦者慚懼夜追至龍宮謝之乃還入
爲典校校勘累遷弘福都監判官忠惠時出
知密城時密人有貸宰相趙永暉布者永暉
託御香使安祐移牒徵之云敬寢不行祐馳
入金海府以不及郊迎答府使密之候吏奔
告邑人皆危之祐至問前有移牒何如云敬

曰密人貸布者趙自徵之非公所宜問祐怒
令左右辱之云敬正色曰今已郊迎天子之
命將何以罪我公不布德音惠遠民敢爲是
耶祐屈而止遷福州判官州吏權援嘗與云
敬同遊鄉學至是持酒肴求謁云敬召與飲
謂曰今與若飲不忘舊也明日犯法恐判官
不汝貸也州有僧於峯川驛路爲賊所捶垂
死驛吏問其故曰予持布若干匹行見餉糞
田者又見耘田者俄有人自後厲聲曰我耘

田者呼與語汝何不應未及對即擊之奪布
去來幾僧死吏執耘田者告于州鞠之獄已
成云敬自外還曰殺僧者恐非此人牧使曰
已服矣曰愚民不忍鞠訊之苦恐怖失辭耳
牧使令云敬更鞠之即召糞田主問曰汝餉
糞田人時有言及僧者毋隱田主曰有一人
言僧所持布可充酒價於是拘其人置外先
鞠其妻曰吾聞某月某日而夫遺汝布若干
何處得之妻曰夫以布歸曰貸布者還之即

高麗史卷一百二十一
詰夫誰貸汝布者夫辭屈自服牧使驚問之
云敬曰凡盜賊秘其迹惟畏人知其曰我耘
田者詐也邑人皆服忠穆時以書雲副正充
書狀官賀正如元時奇后尊寵中貴多東人
來饋頗倨傲云敬正色曰今日之饋爲舊主
也中貴愕然曰秀才教我矣歷按楊廣交州
道轉典法掾郎恭愍即位以云敬與佐郎徐
浩守法不爲權貴所撓召入內殿賜酒尚書
玄慶言曰兩宮寢殿地禁甚嚴今外人出入

無制宮殿司門宦寺之職今使忽赤守之視
事之時陞衛宜謹今左右如市奏事未了已
洩於外掌刑之官不可昵近今鄭云敬徐浩
賜酒寢殿皆戾古制王然之尋出牧全州有
僧娶妻家居者一日出外爲人所殺其妻訴
于官無證久不決云敬視事其妻又來訴即
問其妻有所私者妻曰無但隣有一男常戲
曰老僧死則事諧矣於是執其男置外先鞠
其母曰某月日而子在家耶出外耶母曰是

日男自外來言與友人飲酒醉困即問其男
所與飲者誰即自服時有元使盧某暴橫所
至凌辱守令疾馳入州欲罪以不及郊迎云
敬引禮不屈即日棄去父老呼哭盧亦愧服
留之不得召拜兵部侍郎存撫江陵朔方入
知刑部有訟事自都堂下云敬謂宰相曰式
序百官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宰相事也至
於法守各有司存事事皆由廟堂是侵官也
未幾拜刑部尚書後以檢校密直提學謝病

歸榮州卒子道傳道尊道復道傳自有傳

忠義

四字下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生取義者也夫人孰不惡死哉
而忠臣義士一遇變故雖鼎鑊在前刀鉅在
後而不辟者以所欲有甚於生故也高麗自
仁宗以降王室多難而伏節死義之士亦不
乏人今敘次其事作忠義傳

洪灌

四字下

洪灌字無黨唐城郡人登第歷御史中丞文
德寶文二學士睿宗嘗覽編年通載命灌撰
集三韓以來事跡以進又與李執許之奇朴
昇中金富脩尹諧等論辨陰陽書仁宗朝拜
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李資謙之亂灌直宿都
省聞變歎曰主辱臣死吾可自安詣西華門
叩扉請入自內繖上之遂入侍王側及宮闕
連燒資謙逼王出御延德宮灌老病不能步
在後至西華門外爲拓俊京所害亂定賜子

堵爵一級灌力學善書效新羅金生筆法後
以死節贈推誠報國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
同三司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禮部事上柱國謚忠平

高甫俊

字字下

高甫俊仁宗時人李資謙拓俊京謀不軌同
知樞密院事智祿延與上將軍兵卓甫俊兄
大將軍碩等謀誅不克資謙殺卓碩甫俊與
卓子子升奔匿北山資謙使其黨朴求追捕

之甫俊等登高岩罵永曰資謙俊京竊寵擅
權流毒生民甚於豺狼將覆社稷汝輩皆姦
諂以事之曾奴隸之不若吾儕舉義以謝吾
民而不克者命也義士豈死於汝庸奴手乎
乃呼天即俱投岩下而死

鄭顛

牛三字下

鄭顛清州人初名俊儒高宗四年顛以臺吏
分司西京契丹兵入寇詔西京兵馬使上將
軍崔俞恭判官禮部郎中金成等率西京兵

令援五軍擊之時俞恭好侵漁士卒離叛有
卒崔光秀不肯行豎燾召集軍士還向西京
倉黃失措成醉卧不省光秀遂據城作
亂自稱勾高麗興復兵馬使金吾衛攝上將
軍署置僚佐召募精銳傳檄北界諸城將舉
大事禱諸神祠顛素與光秀同里閤相善乃
憤其所爲率校尉金億白濡畢玄甫申竹等
十餘人袖斧就光秀所與語因所殺之誅其
黨八人餘置不問城中遂安王大喜超授顛

之甫俊等登高岩罵永曰資謙俊京竊寵擅
權流毒生民甚於豺狼將覆社稷汝輩皆姦
諂以事之曾奴隸之不若吾儕舉義以謝吾
民而不克者命也義士豈死於汝庸奴手乎
乃呼天即俱投岩下而死

鄭顛

四字下

鄭顛清州人初名俊儒高宗四年顛以臺吏
分司西京契丹兵入寇詔西京兵馬使上將
軍崔俞恭判官禮部郎中金成等率西京兵

令援五軍擊之時俞恭好侵漁士卒離叛有
卒崔光秀不肯行豎燾召集軍士還向西京
俞恭倉黃失措成醉卧不省光秀遂據城作
亂自稱勾高麗興復兵馬使金吾衛攝上將
軍署置僚佐召募精銳傳檄北界諸城將舉
大事禱諸神祠顛素與光秀同里閤相善乃
憤其所爲率校尉金億白濡畢玄甫申竹等
十餘人袖斧就光秀所與語因所殺之誅其
黨八人餘置不問城中遂安王大喜超授顛

攝中郎將仍屬內侍賜衣冠鞍馬加億儒別
將其餘賞爵有差顛累官將軍侍郎拜大將
軍二十年玄甫以西京叛大臣議招安以玄
甫嘗爲顛用即舉顛馳傳宣諭既至大同江
從者請無遽入顛奮然曰受命以出敢少稽
乎死固分也既見玄甫玄甫喜得顛欲以爲
主且誘且脅顛竟不屈遇害子儂仕至監察
御史儂子璿自有傳

文大

廿三字下

文大高宗十八年以郎將在瑞昌縣爲蒙古
兵所虜蒙古兵至鐵州城下令文大呼諭州
人曰真蒙古兵來矣可速出降文大乃呼曰
假蒙古兵也且勿降蒙古人欲斬之使更呼
復如前遂斬之蒙古攻城甚急城中糧盡不
克守將陷判官李希績聚城中婦女小兒納
倉中火之率丁壯自刎而死

曹孝立

廿三字下

曹孝立高宗四十年以文學在春州蒙古兵

圍城數重樹柵二重坑塹文餘累日攻之城
中井泉皆渴刺牛馬血飲之士卒困甚孝立
知城不守與妻赴火死按察使朴天器計窮
力盡先燒城中錢谷率敢死卒壞柵突圍遇
塹不得出無一人脫者遂屠其城

鄭文鑑

四字下

鄭文鑑登第補直學元宗十一年三別抄叛
偽署文鑑為承宣使秉政文鑑曰與其富貴
於賊無寧潔身於泉下即投水死其妻邊氏

見文鑑死亦投于水邊氏西海按察使胤之
女也

孝友

四字下

孝友人之恒性也自世教衰民失其性者多
矣然則有竭力於是者可表而獎之乎高
麗五百年間以孝友書於史冊見於旌表者
十餘人作孝友傳

文忠

四字下

文忠未詳世系事母至孝居五冠山靈通寺

之洞去京都三十里為養祿仕朝出夕返告
面定省不少衰嘆其母老作木鷄歌名曰五
冠山曲傳于樂譜

釋珠

什三下

釋珠文宗時人早孤無托剃髮為僧刻木為
父母形加繪飾晨昏定省奉養之禮悉如平
日有司奏之王曰丁蘭之孝無以加焉命厚
賞之

崔婁伯

什三下

崔婁伯水原吏尚翥之子尚翥獵為虎所害
婁伯時年十五欲捕虎母止之婁伯曰父讎
可不報乎即荷斧跡虎虎既食飽卧婁伯直
前叱曰汝食吾父吾當食汝虎乃掉尾俛伏
遽斫而剗其腹盛虎肉於甕埋川中取父骸
肉安於器遂葬弘法山西廬墓一日假寐尚
翥來諫詩云披榛到孝子廬情多感淚無窮
負土日加塚上知音明月清風生則養死則
守誰謂孝無始終詠訖遂不見服闋取虎肉

盡食之登第毅宗朝累遷起居舍人國子司業翰林學士

尉貂

生三字下

尉貂本契丹人明宗朝爲散貧同正父永成患惡疾醫云用子肉可治貂即割股肉雜置餽鈍中饋之病稍閒王聞之詔曰貂之孝冠絕古今傳云孝者百行之源又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貂之孝在所必賞命宰相議加褒賞韓文俊文克謙等奏曰唐安豐縣民李

興父被惡疾興自割股肉假他物以饋父病甚不能啖經宿而死刺史上其事旌表其閭里今貂契丹遺種不解書乃能不愛其身殘肌饋父及沒又廬墓三年不懈可謂能盡其孝宜表里門書諸史策垂示無窮制可

徐稜

生三字下

徐稜長城縣人高宗時養母不仕母發項疽請醫胗之醫曰若不得生蛙難愈稜曰時方匝寒生蛙可得乎母之病必不愈號泣不已

醫曰雖無生蛙姑合藥試之乃炒藥于樹下
忽有物從樹上墮鼎中乃生蛙也醫曰子之
孝誠感于天天乃賜之子之母必生矣合藥
傳之果愈同縣人大將軍徐曦每說此事必
泫然泣下

金遷

什三字下

金遷溟州吏小字海莊高宗末蒙古兵來侵
母與弟德麟被虜時遷年十五晝夜號泣聞
被虜者多道死服衰終制後十四年有百戶

習成自元來呼溟州人於市三月適旌善人
金純應之成曰有女金氏在東京云我本溟
州人有子海莊托我以寄書汝識海莊否曰
吾友也受書持以與遷書云予生到某州某
里某家爲婢飢不食寒不衣晝鋤夜舂備經
辛苦誰知我死生遷見書痛哭每臨食嗚咽
不下欲往贖母家貧無貲貸人白金至京請
往尋母朝議不可乃還至忠烈王入朝又求
往朝議如初遷父留京衣敝糧罄鬱悒無聊

道遇鄉僧孝緣涕泣求哀孝緣曰吾兄千戶
孝至今往東京汝可隨去即囑之或謂遷曰
汝得母書已六載安知母存沒且不幸中途
遇賊徒喪身失寶耳遷曰寧往不得見豈惜
軀命遂隨孝至入東京與本國譯語別將孔
明歸北州天老寨尋訪之母在至軍卒要左
家有一嫗出拜衣懸鶉蓬髮垢面遷見之不
知其爲母也明曰汝是何如人曰予本溟州
戶長金子陵女同產進士金龍聞已登第予

嫁戶長金宗衍生子二曰海莊德麟德麟隨
我到此已十九年今在西隣百戶天老家爲
奴何圖今日復見本國人遷聞之下拜涕泣
母握遷手泣曰汝真吾子耶吾謂汝爲死矣
要左適不在遷不得贖乃還東京依別將守
龍家居一月與守龍復往要左家請贖要左
不聽遷哀乞以白金五十五兩贖之騎以其
馬徒步而從德麟送至東京泣曰好歸好歸
今雖不得從如天之福必有相見之期母子

相掩泣不能語會中贊金方慶回自元至東京召見遷母子稱嘆不已言於摠管府給引廚傳以送將至溟州宗衍聞之迎于珍富驛夫婦相見而喜遷舉酒以進退而痛哭一座莫不潸然子陵年七十九見女喜劇倒地後六年天老之子携德麟來遷以白金八十六兩贖之未數歲盡償前後所貸白金與弟德麟終身盡孝

黃守

四字下

黃守世居平壤府忠肅時爲本府雜材署丞父母年俱七十餘有弟曰賢曰仲連曰季連又有姊妹二人同爨而食日三時具甘首先奉父母退而共食二十餘年子孫服習無小怠贊成姜融判密直金資親訪其弟父母皆皓首出迎于庭止之使坐融垂涕歎曰今世士大夫閒亦所罕聞豈意此城中有此孝子之門令府人具狀以聞里閭聳觀

鄭愈

四字下

鄭愈晉州人知善州事任德之子恭愍二十一年與弟慇從父戍河東郡倭寇乘夜猝至衆皆遁任德病不能騎馬愈與慇扶擁而走賊追及之愈騎馬射殺數人賊不敢前有一賊奮劍突進刺任德頰慇自以身蔽之且斬四人力戰却之任德得免慇竟歿於賊事聞授愈宗簿寺丞時又有民兄弟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水兄怪而問之荅曰吾平日愛兄

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之言誠是矣亦投金於水時同舟者皆愚民故無有問其姓名邑里云

曹希參 4. 三下

曹希參守城人也累官軍器少尹嘗避倭寇扶其母將往京山府城行至加利縣東江無船不得渡賊追及之母謂希參曰吾老且病死無悔汝其走馬以免希參曰母在予何往

遂與母匿田閒賊獲之以槊刺希參又將害其母希參盡以弓馬貲產與賊以身蔽母云願殺我勿害我母賊以劍擊希參殺之舍其母而去卒禍時體覆使趙浚馳書聞于朝遂立石紀事旌表之

鄭臣祐女

女三字下

鄭氏丐達赤臣祐女也父以罪謫海州疾篤寄書其家母得書痛哭鄭時年十七在室謂母曰父死在朝夕我欲往見母曰汝父得罪

於國豈許汝往見耶曰我且請諸朝即馳至京具狀告都堂不受鄭立門外候諸相出前執侍中馬轡曰妾父臣祐罪非反逆遠竄異鄉今又疾革請許妾往見諸相感泣即白辛禍放臣祐歸田里

孫宥

女三字下

孫宥清州吏也每因公幹出入村落一毫不取時稱清白吏辛禍四年倭寇所居里兒女攬衣號泣宥不顧徑走母家負而匿得免州

遂與母匿田閒賊獲之以槊刺希參又將害其母希參盡以弓馬貲產與賊以身蔽母云願殺我勿害我母賊以劍擊希參殺之舍其母而去卒禍時體覆使趙浚馳書聞于朝遂立石紀事旌表之

鄭臣祐女

女三字下

鄭氏巧達赤臣祐女也父以罪謫海州疾篤寄書其家母得書痛哭鄭時年十七在室謂母曰父死在朝夕我欲往見母曰汝父得罪

於國豈許汝往見耶曰我且請諸朝即馳至京具狀告都堂不受鄭立門外候諸相出前執侍中馬轡曰妾父臣祐罪非反逆遠竄異鄉今又疾革請許妾往見諸相感泣即白辛禍放臣祐歸田里

孫宥

女三字下

孫宥清州吏也每因公幹出入村落一毫不取時稱清白吏辛禍四年倭寇所居里兒女攬衣號泣宥不顧徑走母家負而匿得免州

人敬服

四字下

權居義

盧俊恭

權居義白州人官累副令辛禡時喪母哀毀廬墓三年又光州人盧俊恭亦廬墓三年時喪制廢壞皆服百日而除二人獨能出於流俗故國家嘉之並旌表門閭

辛斯嚴女

四字下

辛氏靈山人郎將斯嚴女也辛禡八年倭賊五十餘騎寇靈山斯嚴挈家避亂至篋浦乘

舟其子息及悅推挽之會夏潦水駛纜絕舩著岸賊追及之殺舟中人殆盡斯嚴亦被害有一賊執辛氏下舩辛不肯賊露刃擬之辛大罵曰賊奴殺則殺汝既殺吾父吾之讎也寧死不汝從遂扼賊吭蹴而倒之賊怒遂害之時年十六體覆使趙浚上其事遂立石以於

尹龜生

四字下

尹龜生贊成事澤之子累官判典農寺事退

居錦州立祠宇以朔望四仲俗節祭三代冬
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一用朱文公家禮考
妣祖考妣墓立石誌其忌日又於考墓立碑
墓南作齋室刻高曾以下忌日子石俾後世
不忘恭讓三年全羅道都觀察使盧嵩移牒
錦州曰今國家下今立家廟無一人行之者
龜生自未今前立廟修祀敬事祖考其孝實
爲衆人之標準先王之政旌別淑慝樹之風
聲今宜旌表門閭立孝子碑給復其家以勸

諸人子昌宗紹宗會宗紹宗別傳

潘腆

字三亭下

潘腆安陰縣人以散貧居鄉里辛禍十四年
倭賊猝至執其父歸腆以銀錠銀帶赴賊中
乞哀請買父賊義而許之

君萬

字三亭下

君萬優人也恭讓元年其父夜被虎攫君萬
號天持弓矢入山虎食之盡負嵎視君萬哮
吼而前吐所食支節君萬一箭殪之遂拔劍

剖其腹盡收遺骸焚而葬之

烈女廿三字下

古者女子生而有傅姆之教長有彤史之訓故在家爲賢女適人爲賢婦遭變故而爲烈婦後世婦訓不及於閨房其卓然自立至臨亂冒白刃不以死生易其操者嗚呼可謂難矣作烈女傳

胡壽妻俞氏廿三字下

胡壽妻俞氏未詳其世系高宗四十四年壽

出守孟州時孟避兵僑寓海中蒙古兵陷神威島壽遇害俞恐爲賊所污投水而死

玄文奕妻廿三字下

玄文奕妻史失其姓氏元宗十一年三別抄在江華叛文奕逃奔舊京賊船四五艘翼而追之文奕獨射之矢相接妻在側抽矢援之賊不敢近文奕船膠于淺賊追及射之中臂仆舟中妻曰吾義不爲鼠輩所辱遂携二女投水而死賊執文奕惜其勇不殺旣而文奕

逃還舊京

洪義妻

四字下

洪義妻史失姓氏恭愍朝義為上護軍趙日新作亂遣人害義于其家拔劍將斬義妻遽以身蔽之號叫攀援挺刃交加面目肢節多折傷幾至死義得不死

安天儉妻

四字下

安天儉妻史失姓氏天儉恭愍朝為郎將家夜失火天儉適醉卧妻冒火入扶之以出力

不勝以身覆天儉遂俱焚

江華三女

四字下

三女者江華府吏之處子也辛禡三年倭寇江華恣殺掠三女遇賊義不辱相携赴江而死

鄭滿妻崔氏

四字下

崔氏靈巖郡士人仁祐之女適晉州戶長鄭滿生子女四人其季在襁褓辛禡五年倭寇晉州時滿如京賊闌入所居里崔携諸子避

匿山中崔年方三十餘貌且美賊得而欲汚之露刃以脅崔抱樹拒奮罵曰死等耳與其見汚而生寧死義罵不絕口賊遂害之虜二子以去子習甫六歲啼號屍側襁褓兒猶匍匐就乳血淋漓入口尋死後十年都觀察使張夏以事聞乃命旌表其閭蠲習吏役

李東郊妻裴氏

年三字下

裴氏京山府八莒縣人三司左尹仲善女也適郎將李東郊辛禍六年倭賊逼京山闔境

擾攘無敢禦者東郊時赴合浦帥幕未還賊騎突入裴氏所居里裴負其兒至所耶江江水方漲度不能脫投水賊至岸持滿注矢曰而來可免死裴顧罵賊曰何不速殺我我書生女嘗聞烈女不更二夫我豈汚賊者耶賊射之中其兒引滿又語如前竟不出遇害體覆使趙浚具事以聞遂旌表里門

康好文妻文氏

年三字下

文氏光州甲鄉人既笄歸判典校寺事康好

文幸禍十四年倭賊突入州兵倉卒不得制
文氏有二兒負幼携長將走匿忽被虜欲自
絕不肯行賊繫其頸逼令前行又逼弃所負
兒文氏知不免裹幼兒置樹陰謂長兒曰汝
且在此將有收護者兒強從之行至夢佛山
極樂菴畔有石崖高可千尺餘上有路如線
文氏謂同被虜隣女曰汚賊求生不如潔身
就死奮身而墜賊不及止之罵極口殺其兒
而去崖下有蘿蔓蒲草又密得不死折右臂

久而復蘇適里中人先在崖竇見而哀之饘
粥以養居三日聞賊退乃還鄉里莫不驚嘆

金彥卿妻金氏

4.三字下

金氏書雲正金彥卿妻也居光州幸禍十三
年倭寇剽掠猝至其家家人四竄金與彥卿
奔匿林莽間賊獲金繫頸以去欲污之金仆
地罵賊大叫曰汝即殺我義不辱賊志遂害
之

景德宜妻安氏

4.三字下

安氏昌平人判事邦奕之女適典醫正景德
宜居井邑縣卒禍十三年倭賊闖入安氏所
居里德宜時在京安蒼黃携二子與婢三人
匿後園土宇賊得之欲污之安罵且拒賊捽
其髮拔劍脅之安極口罵曰寧死不從汝賊
遂殺之虜其一子一婢而去

李得仁妻李氏

卷之三

李氏古阜郡吏碩女也適郎將李得仁居井
邑縣卒禍十三年倭賊至執李欲污之李以

死固拒遂為賊所殺

權金妻

卷之三

淮陽府民權金夜被虎搏家有丁壯七八人
懼不敢出妻抱權金腰據門限大聲叫號虎
舍之攫犛牛而去明日權金死恭讓二年交
州道觀察使報都堂旌表其閭

4

列傳卷第三十四

